

美国少女日记·亲爱的祖国

穿过宽阔寂寞的 大草原



哈蒂·坎贝尔的俄勒冈之路日记

[美] 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 著 刘燕 译

密苏里州 布恩维尔 1847年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双语读物

黑版贸审字 08-98-0034

©1997 by Kristiana Gregory

©199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安璐 张雷

责任印制：刘玉龙

穿过宽阔寂寞的大草原

Chuanguo Kuankuo Jimo de Dacaoyuan

〔美〕 克里斯蒂娜·格雷戈里 著

刘燕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 11.25 字数 167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089-7/I·1064 定价：18.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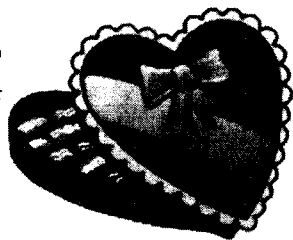


布恩维尔 密苏里州

1847年1月15日 星期五 雨夹雪

妈妈说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可以得到两块巧克力蛋糕。我真的得到了!晚饭后她送给我一条蓝纹缎带扎辫子,后来等爸爸上床睡觉了,她让我打开另一件礼物。这是一件背心式内衣,还有一件花边衬裙相配。我现在已十三岁了,妈妈说我应该有些漂亮的内衣了。

琼姨也同意,随后她送给我这个日记本。她说每个年轻的姑娘都应当有个地方记下自己的心事。我要努力这么去做。





1847年1月20日 星期三

天仍下着雨。大厅上面的楼房屋顶正漏着雨，我屋子靠床腿的地方也漏雨。我拿了个罐放在那儿接雨水。

我把日记藏在枕头下，常拿出来看一看。我喜欢闻它那粗糙的纸张气味，并决定用我的新发带做书签。夹在纸页中，蓝色发带看起来很漂亮。





1847年2月2日 星期二

三天前的那个晚上，可怜的米尔顿叔叔在帮着爸爸修理漏雨的地方时，从屋顶上跌下来，摔在院子里，立刻就没了气。我们无能为力。

他的葬礼在今天举行，这是很久以来最有趣的一天。当棺材从草车一侧推下去，顺着堤岸滑到河里时，一切事情才刚刚开始。

妈妈拉住马，爸爸穿过泥淖和草丛，跟着棺材走。我匆忙跟着，可裙子被灌木挂住了。他抓住棺材，用手抱着，想把它拖住，可就在此时，一艘“圣·路易斯”号汽轮转弯，巨大的船桨搅动着水，掀起的波浪超过了爸爸的头。他紧紧抓着棺材，突然他像个软木塞似地飘浮到波涛里面了，我和妈妈惊叫着喊救命。

甲板上一些人叫喊着，直到船长拉动了又长又响的汽笛。爸爸正被吸向那些高大的白色船桨中，这时



有人扔给他一根绳子，及时把他拉上了船。

我们看见棺材沉下水。过了一会儿，它砰地张开，棺材盖冲掉了，米尔顿叔叔也冲走了。我们不知道他被冲到哪儿去了，不过这却使我们跟船长熟悉起来。他感到非常抱歉，他说他可以免费带我们去任何我们愿意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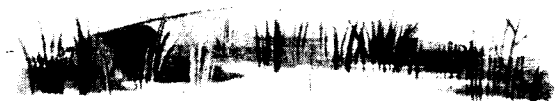
“哪儿都行？”爸爸问，一边踩着靴子里的水。

“是的，先生。”他说，“任何地方。”

正是这天晚上，爸爸宣布了一项令人惊讶的决定：他说由于船长的好意，我们现在能够负担得起乘船去独立城了。那儿是俄勒冈之路的起点，我们可以把旧车和东西搬上船，还可以在那个城镇买几匹骡子，然后向西部进发。

就是这样。

妈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但没讲一句话。她是那么恼火，我猜想下一个葬礼将是爸爸的了。





1847年2月3日 星期三

风吹进这咯吱咯吱响着的破房子，害得我大半夜没睡着，所以，我披着围巾，透过床边上的小窗户向外看，尽量地保持暖和。我的房间在顶楼，妈妈开楼梯门之前，屋里一直挺冷。我的手指都冻僵了，得快点写。

我能听见妈妈在楼下炸着熏猪肉，并准备着咖啡。在昨天剩下的时间里，她没跟爸爸说一句话，今早上也没说。我听到爸爸问完之后，就是一片沉默。

妈妈发起火来，就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1847年2月5日 星期五

三天过去了，妈妈只跟我和小弟弟以及琼姨说话。终于，今晚吃饭时，她看着爸爸，然后说：“查尔斯·坎贝尔，俄勒冈离这儿有两千里远。”

爸爸点了点头。他似乎心里轻松了许多，毕竟妈妈又跟他开口说话了。她说：“告诉我为什么，查尔斯，我会告诉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天啊！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把碟子收拾好，跟杰克开始认认真真地洗了起来。他六岁了，喜欢戏水，但也还能帮一点儿忙。本尼两岁，妈妈听爸爸说话时，他坐在妈妈的膝盖上。

爸爸说密苏里人太多，他早就不满意在那里生活了。那么拥挤，税也高。并且每年夏天疟疾总会害死一些人。

一提起疟疾，爸爸沉默了下来。他强忍着自己的感情，眼泪汪汪地看着妈妈，很温柔地喊了一声她的



名字，“奥古斯塔，”他说，“我们能够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在那儿不可能再有伤心的记忆。西部有大片的空地，到处都是我们想要的空地，免费占用。冬天也挺温和，是这些小册上说的。”

他捧着一本名叫《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移民指南》的小册子，由兰斯福德·W·黑斯廷斯写的，另一本是由探险家约翰·C·弗雷芒特与基特·卡森合写的。

我端起蜡烛上了楼。我也拿不准妈妈说同意还是不同意，但又听到他俩在屋里窃窃私语，我心里就高兴了。

1847年2月7日 星期日

我们早已放弃了找回米尔顿叔叔尸体的希望。因此，今天在教堂里大家轮流走上讲坛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的朋友贝基恰好跟我同岁，她的赞美诗唱得那么悦耳动听，所有的太太们听了都拿出手帕轻轻地擦着脸颊。



后来，琼姨和蒂姆叔叔从刺骨的雨中走了进来，我们一起坐在火前。我端上来咖啡和两块梨饼，是去年夏天存下的果酱做的。哇，好吃极了！当他们说也想去俄勒冈时，妈妈几天来第一次笑了，毕竟琼姨是她亲爱的小妹妹（死去的是他们的兄弟米尔顿）。

1847年2月9日 星期二

消息迅速传遍了小镇，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

贝基说，如果我离开布恩维尔，这个我们曾经出生、然后度过了所有日子的地方，我肯定会死于孤独。“请别走，哈蒂，”她说，“要是你离开了密苏里，我们或许就再也无法见面了。”贝基说到这里，我心里也很悲伤。

大家对最好去哪个地方意见非常不一致。

爸爸说，加利福尼亚就好像外国，况且我们不会说西班牙语，最好是去俄勒冈。那里虽然由英国人占



着，但至少那儿的人说英语。

我们的新总统是詹姆斯·波克。爸爸说他当选的唯一原因是许诺要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所以，要是我们有足够的人能挺身而出，到那里去，将会有助于把外国人永远赶走。

按总统波克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天定命运”。把民主一直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是我们的责任。

今天早上，妈妈坐在光线好靠窗的地方，正忙着缝衣服。我坐在垫着绣花坐垫的小凳上。我抬头时，看见她正哭着。

“怎么了，妈妈？”

她撩起围裙边擦着脸庞。“哈蒂，我可不关心什么‘天定命运’，西部太荒凉了。那将是一次长得可怕的旅途，连退路也没有。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住在布恩维尔。再说，我想我也不忍心把你的姐妹们撇在这里。”

我把脸靠在妈妈的膝盖上，她正谈着我的四个亲爱的姐妹，三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去年夏天，是我们一生中最可怕的夏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得疟疾死去了。她们被埋在了后院外面那棵栗子树下，跟我



的祖父母挨在一起。

我现在是坎贝尔家最大的孩子。我十三岁了，整个世界上我只害怕四件事：

1. 印第安人；

2. 铜头蛇^①；

3. 牙痛；

4. 失去小弟弟本尼和杰克，他们是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1847年2月18日 星期四

昨天，琼姨从朋友那里又收到了一封信。她的朋友纳西萨·惠特曼十年前去了俄勒冈。她的丈夫是马库斯·惠特曼医生，他们在瓦拉瓦拉堡附近建立了一个传教机构，帮助那里的印地安人。琼姨要我们喝茶，也让贝基喝茶。她要我们把烤饼和黄油倒进去，来回翻动着，这样她就能大声朗读那封信。我只记得

① 铜头蛇：美国本土的毒蛇。



这么多了。

“那儿有参天的大树，肥沃的土壤，仿佛一夜之间庄稼就能长成。琼，你会发现这儿的气候是多么地宜人！要是我能穿过落基山脉，随便哪个女人都能。”

琼姨把信叠好放进袖子里。她说纳西萨和伊莱扎·斯波尔丁是最早的两个一直跋涉到俄勒冈去的白人妇女。打那以后，已有了成百上千的人去了那里。既然纳西萨好几年来一直要我们去，我们可以去看看她，或许甚至可以在那里呆一段时间。

琼姨对离开布恩维尔一点儿也不伤心。她认为每件事都是一次冒险，并且（我用小字来写，这样没有人能从我肩膀后读到）她向我吐露，她们的兄弟米尔顿的棺材沿密苏里河而下时的样子简直“太壮观了！是几个月来最惊人的奇观！”

琼姨和我想的一样。





1847年3月4日 星期四

整整两周，打行李，缝衣服，做饭，重新打行李。只还有十天，我就要乘“伊莱扎·梅”号船出发了。

十天！

爸爸把我们的房子、小鸡、三匹马、一头牛折合计六十五美元卖给了一个邻居。这些再加上八百美元算是我们带往俄勒冈的全部资金（船票免费，最终给了爸爸说服我们离开的动力。）。

每天晚上都有朋友或亲戚来看望我们，大家一起吃晚饭，然后挥泪告别。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将会多么想念贝基呀！自打孩童时起，我们就彼此相识了，当我们一起沿着一条小巷走下去，想起我们马上就要分手时，我的喉咙哽住了，她永远是最要好的朋友！

爸爸准备着上路，妈妈正忙着收拾每个朋友给的纪念品，还有从他们的果园里贮藏下来的种子，整个行李箱里装满了我的姐妹们的东西——一个令人喜爱



的布娃娃和衣服，儿童针织品等等，还有妈妈的结婚礼服，我祖父母的《圣经》和脸盆。

爸爸问：“你能肯定这些我们都需要吗？”妈妈紧闭着嘴唇，两眼泪汪汪的，一言未发。她只是一直不停地叠着被子，把瓷盘、瓷碗或镜框往中间缝里塞。

允许我带一个小背包，可以放叠好的上衣、套裤、发刷、两条衬裙等这样那样的东西。我的日记本和三支铅笔放在一边的口袋里。琼姨说我必须每天记一些东西——好的、坏的——因为这将成为我一生的历险。

“哈蒂，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1847年3月15日 星期一
在“伊莱扎·梅”号船上

最后，我们到了布恩维尔西边十五里的地方。整个第一天下来，我们一直被困在一个沙洲上，直到潮水上涨时我们才离开。

我坐在上甲板的一个长凳上，能看到周围好几里的地方。四周到处丛林密布，肮脏的路两边有一些小房子。

一阵微风吹起，我不得不把下巴底下的帽带系紧点。我正飞快地写着，因为还得回去帮妈妈照看本尼和杰克。如果趴在围栏上，我能看见他们在下甲板上的行李中间。爸爸和其他人正拿绳子捆紧车子，因为装船前它们被拆开了。车子旁，轮子像烤饼一样堆着。

贝基不在，我已经有些孤独了。



3月16日 星期二

“伊莱扎·梅”号上挤满了游客，有一些人很明显是从下游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来的，他们上船好几天了。跟我们邻舱的一位太太整晚吐个不停，但实际上她正怀着小孩。孩子是日出时生的，是个又瘦又小的女孩儿，他们给她取名叫“伊莱扎·梅”。

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孩子以船的名字命名。她的父母已有了五个小女儿，她们都以树名命名。我很怀疑，去俄勒冈这一路上，他们家一辆车能不能装得下。

我是在卧铺上写字。妈妈把本尼放上床时，一盏油灯闪闪地发着光。杰克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地跟爸爸睡在一起。即使爸爸早就哼哼地打鼾了，杰克仍然问个不停，关于印第安人、剥人头皮、水牛和其他一些去西部能见到的东西。他跟我一样也为历险做好了准备。

那儿……我把他盖严实，小声地为他做了个祷告。我还没结束，他很快就睡着了。妈妈是那么疲倦。